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

宮殿 宮詞附

古詩二首

律詩五首

玉華宮

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村乃甫移鄜路逢所經見揀述抵家情況讀者可以隨篇領其意也

溪回松風長

梅曰符堅墓在此宮前有溪曰醴醪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

蒼君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朱曰淮南子人血為磷許慎云兵死之血為鬼火磷者鬼火之名也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晨策尋絕壁此宮在坊州宜君縣正觀二十年太宗所作也高宗永徽二年廢之為寺而公今詩云云

壞道哀湍瀉 朱曰書說築

萬籟具然萃秋色 朱曰

正蕭洒 游曰莊子齊物篇子春曰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

故物獨石馬 梅曰潘岳美人歸重泉列子粉白黛黑佩環雜芷若○蘇曰梁隱過茂林覽遺蹟了無故舊碑文考

是長年者 朱曰天台賦萋萋之鐵草又嗟

九成宮 朱曰武德元年廢麟游郡置鄜州有

蒼碧山入百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迥 朱曰一

土囊口 鄭曰上逆及下逆扶切○朱曰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

立袖扶棟樑斲雲翠開戶牖 敏修曰魯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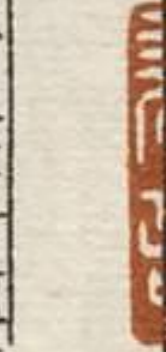
其陽 神靈扶其棟宇

產靈芝 蘇曰隋文帝終南山陽石柱上產金花芝十

宿牛斗 朱曰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

紛紛披長松倒揭嶻怪石走 鄭曰嶻魚列切○趙曰同蕭

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朱曰宜都山川記



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歌三聲淚沾衣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洙曰楊素為隋文帝

營仁壽宮仁壽宮規備鴻侈文帝終曰素為吾陪怨天下素懼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向使國不亡

焉為巨唐有朱曰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曰若何亡公此而死此位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齊侯飲酒樂曰若何晏曰昔奚鳩氏始居此季荊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

所願得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

遠洙曰王元長曲水序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心驗如舞瑤水之陰言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

之上跡是雕墻後洙曰五子之歌峻字我來屬時危仰望

嗟嘆又天王守太白洙曰趙充國傳曰今太白高深入者勝天音符太白山名守之為義言肅宗在鳳翔也駐馬更搔首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新添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林城春色曉蒼蒼君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轉流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

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洙曰舍人先世掌絲綸鄭曰長安志東內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洙曰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魏漢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

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更歷也經也鼓五四更爾趙曰魏漢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盡於戊故曰五夜故公所言指言五更初

也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天將曉也九

重洙曰一作天春色醉仙桃洙曰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故事西王母齋其桃七枚獻帝欲留核種之王母

笑曰此桃一千年生一千年結實人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持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趙曰春色著桃酣醉外以宮中之

物故得以仙桃為言師曰凡詩稱春者皆酒也如趨東春燒青春之類春色醉仙桃言入朝飲酒其色如桃今俗云相公入朝是

也杜亦云汝陽三斗旌旗日暖龍蛇動趙曰東坡曰杜甫七

始朝天正此之謂也夏文莊硯中旗影動龍蛇徐師川旌旗不動御爐香皆宮殿風

烈相也然工拙可辨矣而御爐香豈於旌旗動不動乎

宮殿風

微燕雀高蘇曰言當時持權者皆小人而燕雀微物尚乘宮殿之風自工部陰蓄有巧思王子淵曰鸚鵡飛平川鬪

野寧肯視燕雀哉。余曰百斛明珠去上言之偉麗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後寂寥無聞。趙曰或以燕雀高比小人得位則龍蛇動

又何所比乎後學妄引此以爲東坡事實而據穿鑿如此朝罷香煙撲滿袖蘇曰韋賢詩曰御爐煙滿

袖丞相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趙曰賈至曾出朝時

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玄宗幸蜀拜至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乃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是日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池上

于朱曰一作鳳毛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殿叔儀誅帝大

嗟賞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

同前 新添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

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新添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鷲鳥轉皇州春色闌金鑲曉鍾開萬

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

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鄭曰掖東益切長安志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

啓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天門日射黃金榜朱曰崔融詩金榜照晨光銅鈎起夕涼春殿晴曛赤羽旗

朱曰以赤鳥羽爲旗宮草微微朱曰一承委珮朱曰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爐煙

細細駐遊絲朱曰遊絲蛛絲之遊散者香煙似之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

鳩鵲亦多時鄭曰鳩章移切。朱曰蓬萊殿名鳩鵲樓名。趙曰蓬萊殿名也鳩鵲漢觀名在甘泉宮。秦曰謝

玄暉詩云金波麗鳩鵲則借漢殿觀名以比當時之禁掖邊鑊中天子制也。趙曰青瑣漢門在未火宮今亦借用侍臣緩步歸青瑣也。以青瑣門

紫宸殿退朝口號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田曰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敬宗天祐二年

雙瞻御座引朝儀蒼舒曰右按唐制天從宮人不得出內。子坐朝宮人引至殿

上至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又百官志註昭容為

九嬪正二品。趙曰應用昭儀二人為引謂之瞻則曰瞻也。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洙曰淑景作日。移日景也。晝漏聲洙曰一作稀。聞高閣報趙

以閣之高而傳之遠也。天顏有喜近臣知洙曰言近臣密邇清光宮中每出歸

東省會送雙龍集洙曰一作到。鳳池洙曰雙龍舜之良臣夔典樂龍納言鳳池荀勗為中

書令及罷云奪我鳳凰池。趙曰唐制左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東省

宮詞

律詩九首

秋興 五首同作八首餘見四時門

聞道長安似弈碁洙曰弈碁互勝負也。百年世事不勝洙曰一作堪。悲王

侯第宅皆新主洙曰以喪亂而湯主也。左太冲濟濟王城內赫赫王侯居。文武衣冠異昔

時洙曰非故舊也。直北關山金鼓振洙曰時河北尚用兵也。趙曰

征西車馬羽書遲楷曰征西輿考之大曆二年豈有此事乎。征西車馬羽書遲楷曰征西輿

遼為征西大將軍也。一作馳。趙曰此所魚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洙曰秦有魚龍川。修可曰草閣秋興詩

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

也。趙曰言故國平時之事今有所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洙曰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

抗仙掌以承露露權雙立之金莖西望瑶池降王母珠曰漢武帝內傳七月七

日西王母降漢武帝夜忽見天西南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趙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今去望瑤池則望其自瑤池而

降東來紫氣滿函關珠曰老子傳注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亦之果

得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

雲移雉尾開宮扇珠曰見雲橫雉尾高注九篇名關令子

日繞龍鱗識聖顏趙曰崔豹古今注云商高宗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今公言天子雉扇則天子御朝用

臥滄江驚歲晚趙曰公自謂也幾回青瑣點朝班珠曰見通籍趙曰想望省中諸公之朝也青瑣者漢未央宮中門名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珠曰瞿唐曲江雖南北萬里相遠而秋上

花萼夾城通御氣珠曰見白日雷靈夾城注也芙蓉小苑入邊愁珠曰見青春波浪芙蓉園注花萼樓芙蓉園皆長安宮禁故事

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地而今乃有邊愁入於其階以紀吐蕃之亂當晉京師故也

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出帝王州珠曰謝元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珠曰初武帝欲征昆明夷為有填武帝

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珠曰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織女以雲漢之無涯

修可曰西都賦註武帝鑿昆明池於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波漂菰米沉雲

黑珠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見滑憶彫胡飯註

趙曰言菰之多其望之

露冷蓮房墜粉紅珠曰蓮房蓮花也長遠黯黯如雲之黑也

粉紅謂蓮實上花葉墜也爾雅荷芙蓉其華菡萏其葉蓮其

中的郭璞註云蓮謂房也的房中子也以此考之則蓮房非花矣

唐本草圖經云菰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節至後結實乃彫胡米也沉雲黑其莖鬱乎趙曰言蓮花一朵而諸相是花房中關塞極天唯已自有一蓮蓬其房中有的其的有蕙皆分明也

鳥道 涑曰言道路多狹所通者鳥道而已趙曰言白帝城之偏縣自興古一帶皆高山也沈曰南中地志交趾郡治龍

鳥道四百里**江湖滿地一漁翁** 趙曰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晉灼曰昆吾地名有亭顏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孟東曰諸宮別觀不許

人往來上宿皆宿**紫閣峯陰入漢陂** 涑曰二云紫閣峯陰入於此故名御宿

鄭曰羨莫彼切今本作秉如亮切非是趙曰此篇紀其舊遊漢陂之事也昆吾御宿皆地名以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紫閣峯

終南山**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余曰古今詩之少羊名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可退**佳人拾翠春相** 涑曰洛神賦或拾翠羽趙曰費

問 涑曰洛神賦或拾翠羽趙曰費**仙侶同舟晚更移** 涑曰

郭林宗同舟而濟**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涑曰

涑曰卓文君有白頭吟趙曰公自言昔日曾攜綵筆題詩干歷其氣象老矣正白頭中吟詠而望之其頭苦於低垂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蘇曰揚妃過温湯行云玉殿空掩流波去介甫永叔俱稱絕題趙曰此篇思長安而懷帝闕也言

洞房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也楚辭脩容脩能豈洞房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涑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南本是平地垂拱初因兩水流潦

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繫**

舟今夜遠 涑曰莊子謂藏舟於壑謂之固**清漏往時同** 涑曰

依舊也趙曰所繫舟之處去秦**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涑曰

地為遠而想像清備與往時無異**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涑曰

涑曰東方朔微行始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趙曰尤見懷長安之心切矣舊所引脫誤今按傳去唐帝微行而

至黃山蓋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惠二年所起

宿昔

涑曰詩天寶中事也

宿昔青門裏

逸曰青門京城東門

蓬萊伏數移

鄭曰數色角切。蓬萊殿名

花

驕迎雜樹

洙曰天寶中重木芍藥群花不可比其貴盛。詩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望春詩春風搖

龍喜出平池

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與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

落日留

王母

洙曰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濱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

微風倚少兒

洙曰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趙曰王母以言揚貴妃少兒以言妃之諸姨矣少兒則衛少兒

宮中行樂秘

夢符曰右掖前漢書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秘戲

少有外人知

能畫

能畫毛延壽

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畫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洙曰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如博之聲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也

仙傳拾遺大公與玉女投壺不入者天為之嗔噓注噓噓開口笑也又太平御覽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而不發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雷是也二說大同小異。師曰玄宗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技皆能感動帝意故云云

皆春政化平如水

洙曰言無皇恩斷若神

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洙曰抵戲謂角抵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趙曰言至用抵戲而

止不其雜民俗之風塵也

鬪雞

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兆亂之象也

鬪雞初賜錦

洙曰楊妃外傳云國忠始以鬪雞供奉曹子建鬪雞東郊道。趙曰明皇好鬪雞有賈昌者以善養

雞蒙寵能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犬勝讀書。其家小兒年十二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舊所引國忠

舞馬既登牀

洙曰既一作解明皇常令教舞四百蹄日之為其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

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打轉如飛命壯士與馬舞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食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

闕女樂久無香

洙曰謂祿山亂天子出幸女樂流散也。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矣宜女樂之久無香也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

洙曰一作長仙遊終一

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殊曰言不復行幸也○定功曰傷嘆之也秋風辭云草木黃落

省字

律詩五首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趙曰禁掖之垣墻也竹埤當側聲國語訟桓不生埤註云埤下濕也音卑又皮麻切

洞門對雪作雷常陰陰重殿洞門註洞門謂門之相當也

○定功曰對雪當作對雷左太神吳都賦去增固重阻列真之字王當對雷石室相距蓋是詩有鳴鳩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

非可言對雪但傳寫之誤○蘇曰蘇曰落花遊絲白日靜殊曰梁簡文帝

春日詩落花隨鷺鳴鳩乳燕青春深殊曰乳燕雛鷺腐儒衰

晚謬通籍殊曰黥布傳上置酒對衆折脣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註腐者爛敗言無所堪者通籍

見通籍微班添註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殊曰詩衮職有

闕仲山甫補之註衮君之上服補之善補過○趙曰公許身愧

前為拾遺故用補衮事不必泥仲山甫為宰相事也

比雙南金殊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師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趙曰隱者隱蔽之也啾啾棲鳥過星臨萬口動月

傍九霄多趙曰使漢宮千門萬戶之萬戶也九霄多音言九霄之間月色明遍斯為多也不寢聽金

鑰因風想玉珂鄭曰丘何切○殊曰玉珂鳴珂也○蒼舒曰

○蘇曰郭山立風簷時聽玉珂○趙曰兩向有明朝有封事殊

封事而欲上故聽開門且想朝馬之鳴珂也

言事也欲其密數問夜如何鄭曰數色角切○趙曰起於詩夜

故封之以達萬戶之遊萬戶指宮中之門也月傍九霄言親近天子也聽金鑰

所鳴之珂或云鳥非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

晝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

趙曰傳呼淺則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

春旗簇仗齊

孫曰春旗羽衛

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朱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草文選雞登栖而斂翼師曰騎馬出在掖雞

欲棲于時謂山之文矣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闕或問二人孰賢杜田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

詩曰遊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耶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朱曰梧桐也趙曰魏明帝詩雙梧生枯井詩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有

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季因邊角風急永夜無寐時唯自語鄭當時中風塵荏苒音大月色皎潔故人流落千里不知渠與誰看也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朱曰伶俜猶

貌強移栖息一枝安

朱曰莊子言鵬鷄事而云鷄鷄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以謂性各有極苟足其極

則不知其所以然矣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朱曰幕府事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於幕府中故號幕府也

澹雲歸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朱曰劉越石朱實實頃勁風繁葉落素

秋階面青苔先自生

朱曰沈休文詩賓除綠錢滿客位紫苔生

復有樓臺銜

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沅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

朱曰一吏隱名朱曰公嘗為嚴公參謀故云吏隱趙曰言院作今

有公家事亦不信我兼為吏隱也字出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兼一作公

陵廟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曰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

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先帝昔晏駕

洙曰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宮

車晚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茲山朝百靈

洙曰海賦竭盤石栖百靈。趙曰茲山指橋陵也陸機作吳大

帝誄有云

宗岡擁象設

洙曰嵇叔夜琴賦託峻岳之崇崗

沃野開天庭

洙曰張平

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

險而逾坂沈休文即事既多矣

論功超五丁

洙曰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

因厚地

洙曰相如二世賦登坡陁之長坂

却略羅峻屏

洙曰孫綽詩遠山

雲闕虛冉冉

洙曰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風松肅泠泠

洙曰

苔青

洙曰孫綽踐莓苔之滑石異

宮女曉知署祠官朝見

星

洙曰以其勤洛

空梁簇畫戟

洙曰隋薛道衡

敲銅瓶中使

日夜繼惟王心不寧山豈徒邱備身尚謂

求無形

洙曰禮記備物之

孝理躬國政神凝

推道經

瑞芝之產

廟柱

洙曰唐書肅宗延英殿銜座梁上生

好鳥鳴

高岳前

律峯

洪河左

澄澗

鄭曰上鳥定下于高切

城蓄峻趾

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壙之趾以益其高

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趙曰高岳指嵩高

山也字起於高高惟岳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

金

城蓄峻趾

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壙之趾以益其高

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

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

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

武威唐以金城為蘭州郡公以金城對沙苑其為地名可知○炎曰漢金城郡註云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城沙苑交迴汀水與奧區固朱曰山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張平子賦寔為地之神

奧區神川原紛眇具居然赤縣立朱曰張衡慮圖曰崑崙東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主不處焉史記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亦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春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景

亭朱曰江淹詩岩亭南樓期西京賦官屬果稱是聲華具朱曰崑崙崑崙東有赤縣非是

可聽朱曰謂縣內諸官也○蘇王劉美竹潤朱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鄭氏才振古朱曰詩振茲如古註振自也啖侯筆不停朱曰啖杜覽切○鄭曰王劉裴李鄭

文賦放言遣辭良多變利物常發矧鄭曰奚經切矧口也○朱曰矣禹以聲為律身為度

青熒朱曰禹貢雍州歌貢球琳琅玕註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西都賦琳琅青熒校備賦王名替金眩耀青熒側

聞魚曾恭化朱曰後漢魚目恭字仲廉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河南尹表安問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大史倏見影王喬隨鶴翎朱曰後漢崔瑗字季子王高於公辭尤喜為

朝儀限霄漢朱曰謝靈運照灼爛霄漢又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謾○趙曰此公之自客思迴林垆朱曰謝惠連相送越林垆○趙曰爾雅林外謂

飄飄凌濁涇呂曰詩涇以渭濁諸生舊短褐朱曰婁敬

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趙曰使貧者旅泛一浮萍朱曰古詩泛衣短褐也舊註引婁敬衣褐見非是荒歲兒女瘦暮途朱曰古詩泛蕩水元根劉靈曰俯觀万物擾擾焉如水

涕泗零五故倒行而逆施詩涕泗滂沱主人念老馬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母於野喟然有志問於海者曰故八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及其力而老弁其身仁者之不為也東市曠之窮解字容秋螢流寓理豈愜趙曰謝靈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窮愁醉未醒修可曰史記虞卿非窮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也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詩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

於後世○蘇曰蘇勛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之滄溟朱曰史虞卿傳贊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後世○蘇曰蘇勳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之滄溟朱曰史虞卿傳贊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朱曰旄頭胡星也彗彗星也此紫微原陷長安也世亂俎豆之事不講故云無復也○趙曰按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彗紫微則言其犯帝座也彗字在星之名此追言安史之亂

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朱曰蓋星之名此追言安史之亂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朱曰不振也征夫不遑息

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父翁肆恍恍曹子行鄭曰恍恍貌若舞風零至朱曰文翁為蜀郡守興建學校以教蜀人故風俗大變可比齊魯先先整肅貌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真雅才渙然立謂其如

新意朱曰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棄乎蓋君君臣臣父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在是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朱曰世亂而衡山能首倡大義講堂非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朱曰詩闕宮頌儻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講堂非

曩精大屋加塗既坐鄭曰巨至切仰塗也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厭戎馬氣朱曰李校者教化之所自也魯侯能修泮宮而淮夷攸服則其所以折暴亂者何必三千之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林木在庭戶密幹昂聳蒼翠有井朱

夏時輾轡凍堦圮鄭曰上盧谷切下洛胡切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髮髯鄭曰芳未切趙曰聞讀書而樂彼故國延歸

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朱曰言能以文德易暴亂西

河共風味朱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采詩倦跋涉

載筆尚可記趙曰言采詩之官倦跋涉山涉水之勞而不來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朱曰尚可記一云記奇異師曰青綸

飾以青綸素志謂其志不展也文翁肆指縣李前漢杜邺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又具胡廣傳註又後漢高彪有雅才而詢於京雅才指陸辛新李資之而立故云首唱恢大義既塗墜也昔信公修泮宮而服淮夷今陸宰為是李文德自足以懷遠何必三千之徒

始壓戎兵氣平輾轡所以運水言李中種木數井无不備具殺伐

楚輕剽之風而恩波廣被也昔子夏居西河教授今陸宰与之同其風使人阻味其教也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今采詩之官倦於跋涉使陸宰德政不聞于上甫得不以是篇而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墜也

行次昭陵彥輔曰唐太宗

舊俗疲庸主朱曰舊俗謂隋氏群雄問獨夫朱曰獨夫以止大道而无助也書

獨夫糾群雄如李密之流也識歸龍鳳質朱曰識書也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書生云威定

虎狼都朱曰秦傳秦虎狼天屬尊堯典朱曰父子天屬也尊堯典謂循

功典法也太宗高祖次子也師曰高祖神功協禹謨曾曰謂禪位於太宗猶堯之遜天下於舜故云云

州也趙曰謂禹成厥功風雲隨絕足朱曰風雲會合隨馬足而起也趙曰魏文与

而書有大禹謨也舊註非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師曰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之會隨馬足而奮也日月繼

高衢朱曰日月謂相繼而文物多師古朱曰文物典章左傳

明也謂高祖禪位

而

文物以紀之師古謂

以十口為師也制度紀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時朝廷多老

儒碩李○趙曰老儒謂房杜之屬○沈直詞寧戮辱魏鄭公

王珪之賢路不崎嶇所不至而以能容之孫伏伽諫論元律罪

不當死賜以蘭陵公主園百萬其用人如馬周之才也往者災

猶降蒼生而末蘇拍揮安率上湯滌撫洪鑑歐陽曰

天下如壯士悲陵邑黃也有奉邑幽人拜鼎湖帝鑄鼎鼎成

而仙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拍麾安率土

湯滌既洪鑑則言太宗之意猶欲勒兵於遠地立思方如此遽爾

升遐故繼之以有陵玉衣晨自舉朱曰上賜霍光王衣梓宮取

貴人死者鐵馬汗常趨適曰陸佐公公松栢瞻虛殿一作靈

塵沙立暝途朱曰謂太宗躬親戎馬平一天開國日易開國承家

流恨滿山隅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无英雄

重經昭陵注等六

草昧英雄起朱曰屯難之時也○師曰草而謳歌曆數歸

孟子謳歌者不謳堯之子而謳歌舜語風塵三尺劍朱曰高紀上

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又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

一戎衣朱曰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翼亮貞文德不承

戰武威朱曰書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聖圖天廣大朱

无不西復宗祀日光輝朱曰奕葉陵寢般異曲能罷守翠

微也古詩陵寢暮煙青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朱曰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蘇曰楊脩晚蟬噪荒庭垂橘柚

有孝感則五雲見見往在詩注○俯曰五雲五色雲也

古屋畫龍蛇

朱曰招魂仰觀刻棟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

朱曰一作清虛壁

江聲

走白沙早知乘四載

朱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舟泥行蹈躡山行即橋一作輦

疏鑿

朱曰一作流落

控三巴

朱曰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

爵之以子古者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建建議分巴為二郡建欲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

牧劉璋以熱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龐義

為巴西太守是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按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則非分有其地之定名當俟博聞訂之鄭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朱曰唐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

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

廟於大寧坊親享于新廟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為紫

微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為太清宮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

北寺

配極玄都闕

朱曰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配天極玄都觀也闕

極也晉謝安建宮室極合辰極乃其義矣趙曰以廟在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言廟舊言玄都觀也妄引妄註惑亂義理

憑高禁禦

朱曰前漢宣紀詔也禦

守桃嚴具禮

朱曰周禮春官

掌節鎮非常

朱曰禮

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趙曰必有御賜之信以為鎮故得借掌節以為言晁冲之曰賜

鎮重其朝

朱曰葛仙傳夢人書新宮銘云碧瓦鱗

日金莖一氣旁

朱曰劉駮詩曰縹碧以為瓦班固西都賦抗

山河扶繡戶

朱曰謂戶上繪畫若繡也梁沈約

綺日月近雕梁朱曰雕刻梁棟也修可曰擅約陽春

仙李

盤根大

朱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盤根大故枝葉繁盛謂唐室以李為聖祖也定

功曰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

倚蘭弄葉光 洙曰漢武帝故事曰孝景王后

夢曰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倚蘭殿亦弄葉猶累世也○沈

曰郭子橫洞真記曰漢武末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

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煙霞來蔽戶牖乃改崇

芳閣爲倚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殿奕葉猶累世也

遺舊史 洙曰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 道德付今王 洙曰老子道德經明皇御註 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洙曰廟有吳道子畫張平子東京賦秦

人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放

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

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耳 森羅移地軸 洙曰河圖括象曰地有三百

森羅海賦云又似地軸擬拔而手迴 妙絕動宮牆 洙曰言筆跡 五聖聯龍袞

洙曰唐書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

祖六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

禮樂器天 千官列鴈行 洙曰丘遲書功臣名將鴈 冕旒俱秀

發 洙曰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旌

旆盡飛揚 洙曰儀仗也○趙曰旌旆旌之 翠栢深留景 趙

魏魏收庭柏詞 紅梨迥得霜 趙曰言梨葉得霜而紅也梁庾

秋 風箏吹玉柱 洙曰風箏謂制衣箏柱之風際風 露井凍銀

床 洙曰古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趙曰露地之

井凍銀床本晉書樂誌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

將水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

有所本也三百篇作果何本 身退卑周室 洙曰史老子周守藏

傳拱漢皇 洙曰漢文景間崇黃老之教○師曰漢文景皆崇

以致無爲之治 谷神如不死 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牡 養拙更何鄉

師曰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 何鄉謂無所止猶云何有之鄉

湘夫人祠 洙曰屈原九歌有湘夫人韓愈黃陵廟碑

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刺缺
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兄字景升立題碑曰湘夫
人今碑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虞帝二妃
之碑非景升之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言亮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
者自為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
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
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
也竟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
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
各以其盛者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者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曰舜死
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解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勢禮陟配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
同文也其下言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解
者皆不可信

肅肅湘妃廟

洙曰肅肅敬也詩思肅肅肅在廟

空墻碧永春蟲書且玉佩薜

燕舞翠帷塵晚泊

江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

染淚在叢筠

洙曰湘妃涕泣以淚揮竹染竹成班○趙曰張華博物志云舜死二妃候下即班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

洙曰海賦揭百丈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

孤舟汎日斜興來猶

杖屨

鄭曰興許應切

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

洙曰屈平九歌有山鬼詞云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湘娥倚暮花

洙曰湘娥屈平所謂湘君也詞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

兮木末○趙曰事雖折謂湘夫人而字則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也鬼迷竹而娥倚花亦是詩家當然舊註引湘君詞搴芙蓉兮木末非也此得屈原言不得志猶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謁先主廟

洙曰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函簿詔刺

洙曰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蘇曰徐元詩萬古長安景搔頭一嘆嗟

史博覃修立而甲小後至長沙王鍾
改更精及四面壇屋置守墓戶五百

慘澹風雲會

將論曰威能感會
風雲奮雷其智勇
乘時各有人力侷分社稷志屈偃經

將論曰威能感會
風雲奮雷其智勇

乘時各有人力

侷分社稷志屈偃經

復漢留長策中原

論志屈而不得伸所以偃伏經綸之業也

伏老臣

主乃發喪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博士計慈等上尊

號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白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

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長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

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

宜修之嗣武二祖惟神嚮祚于漢家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

○趙曰先主欲與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

策者欲取中原雜耕心未已

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

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軍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

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酸卒

鄭曰歐於口切○洙曰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

窮憂志歐血一夕燒營道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

郭氏塢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

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

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

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劔閣復通秦

朱曰

蜀人入谷發喪故

霸氣西南歇

朱曰晉陽秋曰有星赤

于亮替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譙周云西上有黃氣○趙

曰譙周等初觀進曰西氣願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

圖則霸所

以歆也

空山立鬼神

洙曰立

虛簷交鳥道

枯木半龍鱗

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

舊所引乃成都先王廟事地理錯亂也

葛亮廟亦在先王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王廟西院即武侯廟前

有雙大梧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植襄陽記曰亮初卒所在各求

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焉

者或以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王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尚

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
豸蝨之功鑄金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
况亮德範遐邇動蓋季子出與王室之不壤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問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親屬以特
賜祭此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
是始

竹送清溪月蘇曰黃綏詩云娟娟鈞絲竹幾送
清溪月森森澗底松風回落霜雪**苔移**

玉座春蘇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
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問閭兒女換歌舞**

歲時新蘇曰成都記舊俗以四時祀十二月亦祈禱問里門也
閭里中門也。蘇曰葛稚川再到鄉園問井改易兒女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蘇曰宋玉搖落而變衰謝玄暉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皇壤搖

久風塵蘇曰晉摠紀
論悠悠風塵**孰與關張並**蘇曰關羽張飛傳曰初劉
備其不齊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
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用兵也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

功臨耿鄧親蘇曰耿弇鄧禹後漢
論云寇鄧之高勳耿

應天才不小蘇曰應一作
繼蜀譙周等

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得士契無鄰蘇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趙曰譙周初勸進曰頭大王應天順民傳曰得士者強在先主言之。遲暮甚堪帷幄洙曰運籌帷幄之中飄零且釣絡洙曰謝靈運釣維何維絲伊絡向來真愛國淚寂莫洒衣巾洙曰謝靈運作洒淚眺連崗。蘇曰孔煒常下夏國之淚

詠懷古跡 五首二首見懷古門

蜀主先親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洙曰劉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

征二吳為將陸議所破於秭歸步歸魚復改為永安宮遂卒於永安。鄭曰十道志夔州永安宮劉備作在豐溪南翠華想

像空山裏洙曰空一作寒翠華車蓋想像猶髮髻。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先主即皇帝位故得用翠華字也玉

殿虛無野寺中洙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古廟杉松果水鶴歲時

伏臘走村翁洙曰言民猶祭祀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洙曰註見武侯廟註又云公自註云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諸葛大名垂宇宙洙曰謂孔明之名垂於天下宗臣遺像肅清高洙曰

漢以肅何為宗臣以功業為時所宗尚也言孔明勳烈見於後世者亦可擬肅何三分割據紆籌策

洙曰三分謂魏吳蜀當時孔明多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洙曰言聲名飛揚獨步萬古。趙曰以高

飛鳥喻伯仲之間見伊呂洙曰孔明佐蜀瑾佐吳俱受重任而孔明又受顧託。趙曰言孔明在二福

公之間也魏文帝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拍揮若定失蕭曹洙曰謂功垂成而其薨

移漢祚難恢復洙曰大福不可再志決身殲軍務勞鄭曰殲子廉切滅也。洙

曰孔明在軍罰二十已上皆親覽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洙曰蜀諸葛亮傳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祠堂孔明廟

也錦宮城外柏森森洙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為錦宮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廟有古柏武侯手

植映堦瑀草自春色朱曰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隔葉黃鸝空好

音朱曰空一作多詩洋水懷我好音王僧達詩楊園流好音三顧頻斂天下計朱曰本傳曰時先主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亮上疏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於草廬之中言先主之自見亮亮為

先主而仕皆兩朝開濟老臣心朱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見亮為

為天下大計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

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又亮表云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兩朝謂先主及禪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朱曰未捷一云未用又長使英雄淚滿襟朱曰閱其志不遂也本傳云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

未戰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

師曰亮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其土地哉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朱曰夔古巴子國也程曰寰宇記夔州春秋時夔子國後為楚地秦滅楚置郡即為巴郡屢

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

聖亦同時胡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朱曰胡戴言輔明尊戴劉氏也并吞謂出

師表有并吞中國之志志民之精爽不二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蟲蛇穿畫壁巫覲醉蛛絲鄭曰覲研歷切夢符曰右按前漢

雖出國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而合用趙曰事效憶吟梁父躬耕起

未遲朱曰亮耕南陽作梁父吟趙曰公惑孔明梁父吟事方却思歸耕而起爾舊本作也未遲非蓋却成方欲躬耕也

武侯廟

大栢古峭可愛內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國段公古栢文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朱曰蜀志諸葛亮傳亮父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徐庶謂

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見之乎先主病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辭卒於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夔州歌

一首同作十首 餘見都邑門

武侯祠堂不可忘 一作生祠 中有松栢參天長 相祠堂何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夔州武侯廟前有老栢黛色 參天二千尺詩。趙曰 干戈滿地客

夔州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

大賢為政即多聞 趙曰言多有傳 刺史真符不必分尚

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 諸葛孔明卧龍也

居室上

古詩十一首

寄題江外草堂 魯曰梓州作寄成都故居。秦伯曰甫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亂遂走梓

我生性放誕 放誕性僻泉石焉能王公大人門下心緒卑屈 難

欲逃自然 覺範曰自然道也釋氏謂 嗜酒愛風竹 作脩。蘇

此林泉 一作必 遭亂到蜀江 謂祿山反 卧病遣所便 沈疴

病也。趙曰謝靈運卧疴 對空床君平曰便安靜也 誅茅初一畝 草茅以力耕儒行儒

有一畝 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元寶應

皆年號。趙曰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

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

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 敢謀土木麗 彭曰堂名

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

其草創豈求土木之華麗乎自覺見面勢堅洙曰東京賦審曲面勢周禮臺

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洙曰陸士衡清川帶華薄雖有會心侶蒼舒曰右

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洙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古來達士

志洙曰一云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魚目鈍盜豈識悔吝先偶

携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無固必洙曰語孔子無固無必幽

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見幽人之貞蔓草易

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師曰以四小松為念憫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

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云云英又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傷之

昔我去草堂洙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揚子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定復歸也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蘇曰曹參曰事反覆於須臾之間大將赴朝廷

軟氣已麤洙曰穀梁傳齊相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

同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洙曰揚子琳為瀘州刺史

其勢不兩大洙曰兩大不相事始聞蕃漢殊洙曰子琳本賊帥也

西卒却倒戈洙曰子琳為寧妻任氏所敗走為王守仙所誅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之食其類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

一國實三公洙曰僖五年左氏狐裘有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為魚趙曰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

昭公元年劉定公數馬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百萬之眾可使為魚

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羆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

杜鴻漸表以為刺史

無辜眼前列朽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滅血滿

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洙曰左傳至於用鉞鬼妾與鬼馬

洙曰鬼一作人。趙曰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

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洙曰時蜀亂既平甫復舍草堂

也復來薙榛蕪鄭曰薙他計切除草。蘇曰安謂隋文帝召為博士性便山水復來舊隱薙草徘徊而去

後辭官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洙曰堞一云堞。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趙曰宋

書表祭為丹陽尹常步操白楊郊野間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

我歸沽酒携胡蘆洙曰一云提蓋壺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洙曰蘇布傳上對眾折隋何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

見疣贅鄭曰疣羽求切結痛也贅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附贅掛疣此公自以傷見刺其身在天地間如之骨髓

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洙曰莊子駢拇疣贅養生澤雉又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結康探薇山阿。趙曰做古詩食薇不願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間朝廷有詔崔光遠代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云骨髓幸未枯食薇不敢餘謂其貧也薇菜之薄者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洙曰故誅茅卜居

摠為此趙曰岳原問漁父云誅鉏草茅以力耕乎五月髮髯弗聞寒蟬東南飄

風動地至洙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江翻石走流雲氣洙曰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

蘇曰漢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翻乳沙驚石走林木多折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

起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重一青蓋洙曰蜀先主舍

東南有一樹遙望之童童若車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

籟注曰莊子言地籟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籟冷風則小和飄則大和趙曰言其聲之鼓動如之宋玉高

唐賦六纖條悲鳴聲似竽籟舊注引莊子地籟似之而非矣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

血點垂眉臆趙曰乃卞和淚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

自此無顏色師曰梗柎柎梓天下之良材柎樹為風雨所拔喻

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

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夏

武卒郭英又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

荆南詳味此詩殆為嚴武而發歎焉甫築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

為得此樹以為遊息木仁類以覆庇其下甫賴武以庇焉今也如

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惟悴而無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蘇曰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土

號令也所以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寶十四載

八月秋高風怒號風唯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也卷我屋

上三重茅蘇曰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為事秋高風怒號者秋

安祿山率藩漢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拍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

忠為名其怒号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

殺太原尹楊光翽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

介然九日陷棗陽郡殺太守崔元諒故云卷三重茅也

度江洒江郊一作洒高者挂胃長林梢鄭曰胃下者飄

轉沉塘坳鄭曰坳於郊切地窟也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逃

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鎮陝棄城西保產開故曰洒江郊也高

者以義為高也林君也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

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玄禮故曰挂胃長林梢也塘坳泥塗也

下者卑汚喪節處於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為所陷如誰守

陽万石令狐潮楊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南村群童

張巡曰蓋相從以苟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

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

焦口燥呼不得蘇曰南明也村鄰也童无知也明明鄙野无

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

盜吾土疆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是兵不能出關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奔郡渡河於是河北郡縣悉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刺節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反顏杲卿表履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所謂拘茅制節者也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不獨夫是張巡保睢陽使南霽雲誓死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饗饗齊雲至言城中食盡力屈賀蘭不聽遂截拍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不得也○趙曰韓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曹子建善哉行曰日來丈難口燥唇乾蓋公參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蘇曰甫嘗與韋宙同

陷賊遁歸行在所此所以歎歎嘆息也方是時張巡許遠擣其腹心而賊勢遂衰四方犄角而祿山詭言之号令无所施猶風之定也雲墨墨色者雲喻禮樂法度墨色不明也天子蒙塵而幸忠臣繼踵而陷賊禮義法度無自而明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烈蘇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

理天下今也豈豈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漠漠而無所祭治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墨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導其欲太真妃迷其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也

以布為衾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為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嬌兒太真妃也卧

安寢也太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為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穢醜稔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真妃為內外援且令進奇禽異物以豐帝心宰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漁陽難作且約太真妃為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踏裏裂也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蘇曰床人所

床床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无乾處者謂今比皆陷於泥塗是時滄趙見拔博平虜陷潼關失守南破死洛張介然崔无諛死其城郭李澄盧亦大將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於塗泥未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幘故甫以兩脚未斷言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蘇曰祿

亂之滋也

借竊於三年之間四方搔然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安得廣厦也蜀道尚艱難靈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千萬間道乎戲語豈有方丈之衾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二

公之言自**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蘇曰

有深旨

頭治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身親唯之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蒼蒼生謂其歡然懷歸尚未忍棄去義祖太宗之遺烈故欲覆安

之使無震風凌雨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嗚呼何時眼前

蘇曰

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蘇曰嗟歎之不足故承歌之甫遇亂

而願治其所以嗟歎承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興乘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巍巍突兀之功謂之向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者祿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翔謂肅宗後拾遺與房琯少為布衣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增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推問後意解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錄時寇奪甫家鄉明年孺弱至餓死繼而奔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芎藭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无社此泥水中時子美方為嚴武所不容詩之作其近於此乎趙曰按舊注引楚申叔展之明嚴武所不容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嚴武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公在梓州再則廣德二年公在幕中故詩定為上元元年之秋也假使舊注不引左氏又不誤指嚴武直論詩意豈有府尹不相容者也師曰秋者肅殺之氣兵革之象也王者之封諸侯各本五方之土色而首以茅賜之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又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又託以為庇焉兼與楊子琳相正節二刺史相善崔旰殺英又併攻楊子琳相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茅飛渡江湘江郊謂子琳正節倉皇鼠避也高者眉症長林栢謂在位賢者逃于林野下者飄轉沉塘坳地不平曰坳喻下民墜於塗炭之苦童無知之稱南村羣童以篋售崔旰之徒欺我老無力喻代宗師老崔旰輩無忌憚焉而次為殘暴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公然拘茅入竹去謂竊據其茅土也唇焦口燥呼不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亂既而幸陝今崔旰叛雖遣使諭喻能止其侵暴南依託三子以為覆庇如茅屋然今三子為旰所攻是失所棲託是以倚杖有所嘆息時朝廷遣杜鴻漸討平蜀亂故旰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旰雖定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並殺刺史之類殺氣猶盛是以有雲墨色之喻也昔楚王投膠於水以飲士卒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為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衣多年冷似鐵謂寡恩而士不知也英又為政刻薄无温煖之惠如布衣然嬌兒比崔旰旰乘士卒怨北背卒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亞亞則路裏烈之譬乎床床屋漏无乾如非特甫無所庇蜀民告失所依故也兩脚如麻未出絕謂反者繼而起甫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是也自經喪亂少睡眼長夜沾濕何由徹傷兵刮以來不獲安居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如履屐之太任使天下之民咸得其寧雖有風雨其能飄搖震蕩乎甫意非獨傷己為天下歎息故有末章云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洙曰郭景純吞舟浮海底高浪

駕蓬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

為谷 洙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何傷浮柱歎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詩遊極於浮柱結重纜以相承

注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洙曰危而不扶則將焉用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臨川

視萬里何必攔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漢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趙曰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其哀問之婦人曰向川甚巨新亡吾替是以哀非傷亡替不忘故也 師曰持守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萬

物皆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

并歌側此非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用含要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之際

莫有扶持者矣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蓋言王者以天下為度當一視同仁恩及无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示視人不廣耳

破船

平生江海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屑促於清溪溪上傍柴門而遊為事乎 蒼惶避亂兵 洙曰言避亂也 緬

懷逸舊丘 洙曰又云緬懷舊丘在舊丘也 隣人亦已非野竹

獨脩脩舫舫不重扣 鄭曰舫胡田切 洙曰江賦詠採菱以扣舫

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可掘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 鄭曰數奔竄也 白屋難久留 蘇曰賈復見狀

弁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爾後東來如真言 趙曰白屋貧者之居也公自悲於奔竄鼠不得久居於白屋

亦已非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汎扁舟埋沒於泥沙故船不復重扣舫船旁也扣之以節歌用有東川未及西

營屋

我有陰江竹 師曰甫植万竹於草堂嘗有詩云入門四松 能令

朱夏寒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夏亦陰通積水

内高入浮雲端

趙曰枚乘詩曰美人在雲端

其疑鬼物憑

蘇曰王雨行太白見山林

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翳伐殘東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陰東射之日隨其所

向之

戶牖可永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

白日淘淘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

阿考槃亦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碩人之在澗在阿而後成其樂也

草茅雖雜茸藜

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雜言雖有雜茸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

代加餐寂無斤斧饗

師曰甫築草堂茅茨不翦椽柱不斲削蓋順其所適也故曰寂無斤斧饗

庶遂慙息權

洙曰甘棠勿剪勿伐考工記審曲面勢詩考槃在澗古詩上言加餐飯周禮雜氏○趙曰甘棠

勿剪勿敗曰伯所憇注甜息也

柴門

泛舟登灤西

洙曰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涉者為灤其涉也謂之灤秦俗以堰水為灤皆謂之灤○鄭曰本作漾

字如亮切水名在隴西○趙曰夔州惟有東灤溪見水經注灤東灤西則水兩旁之名今去登灤西則舟已泊而登其岸也舊注有

踏灤之迴首望兩崖

華曰兩崖峽也

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

蘇曰

甘士安其執氣過如焚此亦飛鳥為之不飛○趙曰此播柴也尔雅云祭天曰播柴積薪而焚之也

長影沒窈窕餘

光散哈呀

補曰哈音憾嘯也呀音虛加反張口也而公所用無乃哈呀乎蓋哈呀注去谷中也

大江蟠巖

根鄭曰巖歸海成一家

洙曰禹貢九州之水皆入于海○趙曰巖嶺之根也出莊子賢者伏於大山巖

壁攢鏤錮下衝割坤軸

洙曰海賦又似也軸挺扶而爭回

蕭瑟灑秋色氣

氏是羸日車

洙曰氣一作氣車見前注

峽門自此始

洙曰夔州為峽門也鄭曰峽以胎切夔

州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歌斜

洙曰江賦三峽之東

夏后疏鑿之趙曰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舊注改為三峽之東誤矣

巨渠決太古

蘇曰巫峽記巨渠開石決

太古之

衆水為長地

趙曰比水為長地亦新矣○蘇曰趙壑如長地蓋本於此矣

風煙

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洙曰鹽麻見前注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

泥沙

趙曰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

趙曰子思子不願人之文綉

茅棟蓋一床

趙曰沈休文詩茅棟情踴鳴

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

洙曰濁醪嵇康脫粟公孫弘

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

佳

洙曰陶淵明山氣日夕佳

貧病固其常

洙曰病一作賤

富貴任生涯老於

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

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洙曰漢書理得則不然○華曰愜快也

足了垂白

年

趙曰畢卓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後漢班超妹書今超年已垂白矣

敢居高士差

師曰差輩也敢以高

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客居

趙曰此雲安詩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

鄭曰塹此豔切

蒼蒼濤

鬱飛翻葱青衆木梢

洙曰沈休文林薄香葱青○趙曰借用王粲四言詩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邪豎雜石痕

趙曰沈休文詩傾壁復邪豎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趙曰阮籍

峽開四千里

趙曰十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

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

來吳鹽壘擁荆門

朱曰蜀人以麻布貿易吳鹽也○趙曰以商旅貿易吳鹽不行之故也

西南

失大將

鮑曰謂鄭公卒也

商旅自星奔

洙曰時崔寧殺郭英乂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進退不能也○趙曰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處留帶而未能

今尚在半路也舊注云甫欲依嚴武武死英乂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此甫所以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洙曰思嚴武也○修可曰楚辭劉安招隱辭曰王孫遊兮不歸

春苦一生鳳隨其皇去鮑曰豈鄭公之婦人亦繼亡也籬雀暮喧繁言賢

者二下小人喧競也時崔寧揚子琳相正節更來成都○蘇曰王符隱居不仕自歎曰鳳思見而不可得籬雀終日喧人耳目何其繁也又云工部

覽物想故國蘇曰王仲宣周覽春物緬相故國花草十年別

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趙曰上句以譬能歸者幾人下句以譬故居所在徒

自昏帶而無有歸袖之翼也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蘇曰時亂亂久矣故甫前有洗

兵行此有洗乾坤之說也稷契易為力則天下不足治大戎何足吞趙曰

公又嘗曰逢拱北辰纏寇次與欲傾東海洗乾坤又曰安得壯士挽天河兼洗甲兵長不用此意大欲然者但得稷契而用之易為力

耳彼吐蕃犬戎何足吞乎儒生老無成蘇曰孔安國云儒士博弱到老無成立矣臣子憂四番

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撥洙曰詩所謂以寫我憂也

安堂

憶昨離少城洙曰成都之內城謂之少城○趙曰拍言成都也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去少城小城也

在大城西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趙曰謝靈運詩捨舟眺回渚宵窅一

林麓蘇曰麗統愛山至牛條嘆曰欲得此宵窅林麓採薪種藥足以投老後隱中山果召不起號曰太平逸民隋文詔嘉

之栖泊雲安縣洙曰雲安屬夔州○趙曰栖泊字謝靈運謂維舟而止宿也消中內相

毒舊疾甘戴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洙曰李陵書云沒為異域

鬼頭白免短促洙曰不為天也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洙曰

馬望雲南鴈意在北以所居非故國此自喻也○趙曰蓋懷鄉之謔言也此乃做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之意

別家長兒女欲起慙筋力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客堂叙節改具物對

羈束石暄蔽牙紫洙曰謝靈運山桃發紅芳野麻漸紫苞渚秀蘆筍綠洙曰

蘆筍竹筍也楚人謂之荻芽

巴鶯紛未稀洙曰鶯一作鶯○趙曰舊本作巴鶯非是當作稼劉章云深耕鋤種

木洙曰華川上動謝臺郎選才俊趙曰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

言率郎舊自顧亦已極洙曰甫先前輩聲名人蘇曰張融

注非是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紱緋魚也受性本幽獨

平生懃息地必種數竿竹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事

業只濁醪洙曰根賦濁醪夕飲○修可曰李善注恨賦濁醪夕

營章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洙曰嚴武

南泰主真愛豈濟時身遠彌曠職洙曰曠職於職循文

廟筭正洙曰循文守文也廟洙曰朝堂也獻可天衢直洙曰左傳獻可替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令若是進退委行色

洙曰傷不得遣興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業取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洙曰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隨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魏文帝客子常

畏人王僧遠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

張望但烽火洙曰匈奴傳烽火戎車滿關東洙曰詩戎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九